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骆驼祥子月牙儿/大家经典系列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骆驼祥子月牙儿/大家经典系列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01059730

10位ISBN编号：7201059734

出版时间：2009-7

出版时间：天津人民出版社

作者：老舍

页数：195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内容概要

老舍先生用同情的笔触描绘的一幕人间悲剧：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北京，一个勤劳、壮实的底层社会小人物怀着发家的美好梦想。
不断奋斗着，却被黑暗的暴风雨逐步吞噬，随着自己心爱女人的自杀，他个人生命中最后一朵希望的火花也熄灭了。
正如文中所言：“雨下给富人。
也下给穷人；下给义人，也下给不义的人。
其实雨并不公道，因为落在一个没有公道的世界上。
”

作者简介

老舍（1899年-1966年），小说家，戏剧作家。
原名舒庆春，字舍予，满族，北京人。
出身寒苦，自幼丧父，北京师范学校毕业，早年任小学校长、劝学员。
1924年赴英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中文，开始写作，连续在《小说月报》上发表长篇小说《老张的哲学》、《赵子日》、《二马》，成为我国现代长篇小说奠基人之一。
归国后先后在齐鲁大学、山东大学任教，同时从事写作，其间代表作有长篇小说《猫城记》、《离婚》、《骆驼祥子》，中篇小说《月牙儿》、《我这一辈子》，短篇小说《微神》、《断魂枪》等。
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武汉和重庆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，对内总理会务，对外代表“文协”，创作长篇小说《四世同堂》，并对现代曲艺进行改良。
1946年赴美讲学，四年后回国，主要从事话剧剧本创作，代表作有《龙须沟》、《茶馆》，荣获“人民艺术家”称号，被誉为语言大师。
曾任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、全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北京文联主席。

书籍目录

骆驼祥子月牙儿

章节摘录

骆驼祥子　　一　　我们所要介绍的是祥子，不是骆驼，因为“骆驼”只是个外号；那么，我们就先说祥子，随手儿把骆驼与祥子那点关系说过去，也就算了。

北平的洋车夫有许多派：年轻力壮，腿脚灵利的，讲究赁漂亮的车，拉“整天儿”，爱什么时候出车与收车都有自由；拉出车来，在固定的“车口”或宅门一放，专等坐快车的主儿；弄好了，也许一下子弄个一块两块的；碰巧了，也许白耗一天，连“车份儿”也没着落，但也不在乎。

这一派哥儿们的希望大概有两个；或是拉包车；或是自己买上辆车，有了自己的车，再去拉包月或散座就没大关系了’反正车是自己的。

比这一派岁数稍大的，或因身体的关系而跑得稍差点劲的，或因家庭的关系而不敢白耗一天的，大概就多数的拉八成新的车；人与车都有相当的漂亮，所以在要价儿的时候也还能保持住相当的尊严。

这派的车夫，也许拉“整天，也许拉“半天”。

在后者的情形下，因为还有相当的精气神，所以无论冬天夏天总是“拉晚儿”。

夜间，当然比白天需要更多的留神与本事；钱自然也多挣一些。

年纪在四十以上，二十以下的，恐怕就不易在前两派里有个地位了。

他们的车破，又不敢“拉晚儿”，所以只能早早的出车，希望能从清晨转到午后三四点钟，拉出“车份儿”和自己的嚼谷。

他们的车破，跑得慢，所以得多走路，少要钱。

到瓜市，果市，菜市，去拉货物，都是他们；钱少，可是无须快跑呢。

在这里，二十岁以下的——有的从十一二岁就干这行儿——很少能到二十岁以后改变成漂亮的车夫的，因为在幼年受了伤，很难健壮起来。

他们也许拉一辈子洋车，而一辈子连拉车也没出过风头。

那四十以上的人，有的是已拉了十年八年的车，筋肉的衰损使他们甘居人后，他们渐渐知道早晚是一个跟头会死在马路上。

他们的拉车姿势，讲价时的随机应变，走路的抄近绕远，都足以使他们想起过去的光荣，而用鼻翅儿扇着那些后起之辈。

可是这点光荣丝毫不能减少将来的黑暗，他们自己也因此在擦着汗的时节常常微叹。

不过，以他们比较另一些四十岁上下的车夫，他们还似乎没有苦到了家。

这一些是以前绝没想到自己能与洋车发生关系，而到了生和死的界限已经不甚分明，才抄起车把来的。

被撤差的巡警或校役，把本钱吃光的小贩，或是失业的工匠，到了卖无可卖，当无可当的时候，咬着牙，含着泪，上了这条到死亡之路。

这些人，生命最鲜壮的时期已经卖掉，现在再把窝窝头变成的血汗滴在马路上。

没有力气，没有经验，没有朋友，就是在同行的当中也得不到好气儿。

他们拉最破的车，皮带不定一天泄多少次气；一边拉着人还得一边儿央求人家原谅，虽然十五个大铜子儿已经算是甜买卖。

此外，因环境与知识的特异，又使一部分车夫另成派别。

生于西苑海甸的自然以走西山，燕京，清华，较比方便；同样，在安定门外的走清河，北苑；在永定门外的走南苑……这是跑长趟的，不愿拉零座；因为拉一趟便是一趟，不屑于三五个铜子的穷凑了。

可是他们还不如东交民巷的车夫的气儿长，这些专拉洋买卖的讲究一气儿由交民巷拉到玉泉山，颐和园或西山。

气长也还算小事，一般车夫万不能争这项生意的原因，大半还是因为这些吃洋饭的有点与众不同的知识，他们会说外国话。

英国兵，法国兵，所说的万寿山，雍和宫，“八大胡同”，他们都晓得。

他们自己有一套外国话，不传授给别人。

他们的跑法也特别，四六步儿不快不慢，低着头，目不旁视的，贴着马路边儿走，带出与世无争，而

自有专长的神气。
因为拉着洋人，他们可以不穿号坎，而一律的是长袖小白褂，白的或黑的裤子，裤筒特别肥，脚腕上系着细带；脚上是宽双脸千层底青布鞋；干净，利落，神气。
一见这样的服装，别的车夫不会再过来争座与赛车，他们似乎是属于另一行业的。
　　有了这点简单的分析，我们再说祥子的地位，就像说——我们希望——盘机器上的某种钉子那么准确了。
祥子，在与“骆驼”这个外号发生关系以前，是个较比有自由的洋车夫，这就是说，他是属于年轻力壮，而且自己有车的那一类：自己的车，自己的生活，都在自己手里，高等车夫。
　　这可绝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一年，二年，至少有三四年；一滴汗，两滴汗，不知道多少万滴汗，才挣出那辆车。
从风里雨里的咬牙，从饭里茶里的自苦，才赚出那辆车。
那辆车是他的一切挣扎与困苦的总结果与报酬，像身经百战的武士的一颗徽章。
在他赁人家的车的时候，他从早到晚，由东到西，由南到北，像被人家抽着转的陀螺；他没有自己。
可是在这种旋转之中，他的眼并没有花，心并没有乱，他老想着远远的一辆车，可以使他自由，独立，像自己的手脚的那么一辆车。
有了自己的车，他可以不再受拴车的人们的气，也无须敷衍别人；有自己的力气与洋车，睁开眼就可以有饭吃。
　　他不怕吃苦，也没有一般洋车夫的可以原谅而不便效法的恶习，他的聪明和努力都足以使他的志愿成为事实。
假若他的环境好一些，或多受着点教育，他一定不会落在“胶皮团”里，而且无论是干什么，他总不会辜负了他的机会。
不幸，他必须拉洋车；好，在这个营生里他也证明出他的能力与聪明。
他仿佛就是在地狱里也能作个好鬼似的。
生长在乡间，失去了父母与几亩薄田，十八岁的时候便跑到城里来。
带着乡间小伙子的足壮与诚实，凡是以卖力气就能吃饭的事他几乎全作过了。
可是，不久他就看出来，拉车是件更容易挣钱的事；作别的苦工，收入是有限的；拉车多着一些变化与机会，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与地点就会遇到一些多于所希望的报酬。
自然，他也晓得这样的机遇不完全出于偶然，而必须人与车都得漂亮精神，有货可卖才能遇到识货的人。
想了一想，他相信自己有那个资格：他有力气，年纪正轻；所差的是他还没有跑过，与不敢一上手就拉漂亮的车。
但这不是不能胜过的困难，有他的身体与力气作基础，他只要试验个十天半月的，就一定能跑得有个样子，然后去赁辆新车，说不定很快的就能拉上包车，然后省吃俭用的一年二年，即使是三四年，他必能自己打上一辆车，顶漂亮的车！
看着自己的青年的肌肉，他以为这只是时间的问题，这是必能达到的一个志愿与目的，绝不是梦想！
　　他的身量与筋肉都发展到年岁前边去；二十来的岁，他已经很大很高，虽然肢体还没被年月铸成一定的格局，可是已经像个成人了——一个脸上身上都带出天真淘气的样子的大人。
看着那高等的车夫，他计划着怎样杀进他的腰去，好更显出他的铁扇面似的胸，与直硬的背；扭头看看自己的肩，多么宽，多么威严！
杀好了腰，再穿上肥腿的白裤，裤脚用鸡肠子带儿系住，露出那对“出号”的大脚！
是的，他无疑的可以成为最出色的车夫；傻子似的他自己笑了。
　　他没有什么模样，使他可爱的是脸上的精神。
头不很大，圆眼，肉鼻子，两条眉很短很粗，头上永远剃得发亮。
腮上没有多余的肉，脖子可是几乎与头一边儿粗；脸上永远红扑扑的，特别亮的是颧骨与右耳之间一块不小的疤——小时候在树下睡觉，被驴啃了一口。
他不甚注意他的模样，他爱自己的脸正如同他爱自己的身体，都那么结实硬棒；他把脸仿佛算在四肢之内，只要硬棒就好。

是的，到城里以后，他还能头朝下，倒着立半天。
这样立着，他觉得，他就很像一棵树，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挺脱的。
　　他确乎有点像一棵树，坚壮，沉默，而又有生气。
他有自己的打算，有些心眼，但不好向别人讲论。
在洋车夫里，个人的委屈与困难是公众的话料，“车口儿”上，小茶馆中，大杂院里，每人报告着形容着或吵嚷着自己的事，而后这些事成为大家的财产，像民歌似的由一处传到一处。
祥子是乡下人，口齿没有城里人那么灵便；设若口齿灵利是出于天才，他天生来的不愿多说话，所以也不愿学着城里人的贫嘴恶舌。
他的事他知道，不喜欢和别人讨论。
因为嘴常闲着，所以他有工夫去思想，他的眼仿佛是老看着自己的心。
只要他的主意打定，他便随着心中所开开的那条路儿走；假若走不通的话，他能一两天不出一声，咬着牙，好似咬着自己的心！
　　他决定去拉车，就拉车去了。
一赁了辆破车，他先练练腿。
第一天没拉着什么钱。
第二天的生意不错，可是躺了两天，他的脚脖子肿得像两条瓠子似的，再也抬不起来。
他忍受着，不管是怎样的疼痛。
他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事，这是拉车必须经过的一关。
非过了这一关，他不能放胆的去跑。
　　脚好了之后，他敢跑了。
这使他非常的痛快，因为别的没有什么可怕的了：地名他很熟习，即使有时候绕点远也没大关系，好在自己有的是力气。
拉车的方法，以他干过的那些推，拉，扛，挑的经验来领会，也不算十分难。
况且他有他的主意：多留神，少争胜，大概总不会出了毛病。
至于讲价争座，他的嘴慢气盛，弄不过那些老油子们。
知道这个短处，他干脆不大到“车口儿”上去；哪里没车，他放在哪里。
在这僻静的地点，他可以从容的讲价，而且有时候不肯要价，只说声：“坐上吧，瞧着给！”他的样子是那么诚实，脸上是那么简单可爱，人们好像只好信任他，不敢想这个傻大个子是会敲人的。
即使人们疑心，也只能怀疑他是新到城里来的乡下老儿，大概不认识路，所以讲不出价钱来。
及至人们问到，“认识呀？”他就又像装傻，又像耍俏的那么一笑，使人们不知怎样才好。
　　两三个星期的工夫，他把腿溜出来了。
他晓得自己的跑法很好看。
跑法是车夫的能力与资格的证据。
那撇着脚，像一对蒲扇在地上扇乎的，无疑的是刚由乡间上来的新手。
那头低得很深，双脚蹭地，跑和走的速度差不多，而颇有跑的表示的，是那些五十岁以上的老者们。
那经验十足而没什么力气的却另有一种方法：胸向内含，度数很深；腿抬得很高；一走一探头；这样，他们就带出跑得很用力的样子，而在事实上一点也不比别人快；他们仗着“作派”去维持自己的尊严。
祥子当然决不采取这几种姿态。
他的腿长步大，腰里非常的稳，跑起来没有多少响声，步步都有些伸缩，车把不动，使座儿觉到安全，舒服。
说站住，不论在跑得多么快的时候，大脚在地上轻蹭两蹭，就站住了；他的力气似乎能达到车的各部分。
脊背微俯，双手松松拢住车把，他活动，利落，准确；看不出急促而跑得很快，快而没有危险。
就是在拉包车的里面，这也得算很名贵的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编辑推荐

一幕永不褪色的人问悲剧在美国出版后，即位列当年十大畅销书，纵览中国当代小说，除了《围城》之外，就只有这部《骆驼祥子》能在美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。
老舍先生经典作品纪念珍藏版。
诺贝尔文学奖选择了他，而他却选择了离去，离不去的是他留给我们的经典！
1968年，老舍先生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中，以最高票数当选，然而此时距离他逝世已近两年，无奈只能重新投票，最终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获得了该奖项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